

战地记者讲故事

赤道上的不眠夜

徐巍



唐建平

茫茫大洋，夜无边无际。我看了看手表，指针指向凌晨1点06分。此时，和平方舟医院船经过20多个小时的高速航行，紧急驰援千里，已抵达南太平洋赤道线附近汇合点。容不得迟疑，我背上相机快速冲上驾驶室。

一天前，正在执行“和谐使命-2023”任务的和平方舟，接到中国驻基里巴斯大使馆发来的救援请求：中国籍渔民尚某在南太平洋上作业时不慎受伤，右腿开放性骨折，合并感染，伤势正在持续加重，请求支援。

和平方舟临时调整航行计划，一场为同胞生命而战的海外救援行动由此拉开序幕。

夜间航行，全船实行灯火管制。我走进驾驶室，在雷达屏透出的微弱光亮里，看到这里已经聚集了很多人。此刻，四周安静得出奇，只有甚高频里偶尔传来的“滋滋”声……

“LOMALO，这里是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医院船，听到请回答！”海面上，一个忽明忽暗的光点逐渐清晰，信号兵汪敏敏开始了第一次呼叫，尝试与渔船取得联系。

“海军和平方舟，我是LOMALO船长，我正向你靠近，请保持通讯。”听到祖国同胞的声音，大家精神一振，连续作业的疲劳顿时一扫而光。

凌晨1点53分，两船汇合。代理枪帆长张铠宇在接驳口点亮了一支激光手电。那一束光，仿佛搭建起一座生命之桥，引导渔船下放的小艇向着和平方舟医院船靠拢。医院船上的探照灯也全部开启，将漆黑的海面照得闪闪发亮。

这一刻，大海露出了温顺可亲的一面，从小艇到医院船的转运过程非常顺利。在老乡们的帮助下，渔民老尚被抬上了和平方舟应急救援通道，转入急诊区。我将相机镜头对准他们匆匆前行的背影，按下了快门。

这一夜，许多官兵彻夜未眠。骨科医生李文波、董文文几乎同时伸出手，放在老尚满是粗茧的右脚上：“右脚温度尚可，足背动脉搏动平稳。”此时的老尚，在没有止痛药的情况下，已经苦熬了60多个小时。

医生解开了渔船医简单包扎的绷带，我看到了老尚的伤腿。他的右小腿被渔船尾桨切过，胫腓骨开放性骨折，右脚耷拉着，仅剩一点皮肉连接，部分创口已经开始化脓……我心里一紧，大概率只能截肢了！

护士俞荷花和胡娟洗去老尚手臂上的油污，建立起动脉通道，完成了抽血送检。运往CT检查室的路上，我望向老尚，痛苦了3天没掉一滴泪的他，

此刻眼角滚下一颗泪珠。

凌晨5点，一场横跨大洋的远程医学会诊开始。经过慎重评估，6名创伤骨科、关节骨科专家在遥远的祖国，为伤员最终的手术方案给出了专业建议：“保肢！”听到这个消息，大伙都为老尚感到高兴。

6点30分，老尚被推进手术室。和平方舟医院船上第一例开放性骨折手术在南太平洋海域展开。麻醉即将开始，老尚吃力地睁开眼睛对医护人员说：“在这里遇见你们，真好。”

无影灯下，3名海军军医为保全同胞的伤腿忙得大汗淋漓。将近4个小时，全麻下行清创缝合、克氏针内固定、石膏外固定技术等步骤顺利完成。军医们彻底清除了伤口周围坏死及感染组织，对骨折断端进行复位固定，控制感染扩散。

“他只有40岁，是家里的顶梁柱。”走出手术室，军医李文波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对我微微一笑：“保住性命，保全患肢，是医者本分。”

舷窗外，一场不期而遇的瓢泼大雨来得正当时，洗去了裹覆在医院船身上的盐粒，也带走了渔民老尚和陪护船友心中的阴霾。

监护室内，从麻醉中醒来的老尚看着一张张关切的面孔，努力挤出了一句话：“感谢军医，感谢海军！”



记者心语：踏着时代的浪花去远航。

三个泉的凝望

宋 鹏

多年前，我军校毕业分配到三个泉，也曾同一起刚分来的战友声讨它的与世隔绝和苍凉孤寂。可是，营盘落在此处，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像一粒饱食心思的种子，在落地后学会生长。

曾经把三个泉说得“一无是处”的战友李治国，在退伍后总喜欢给连队打电话，一直唠唠叨叨。他问那只可爱的小白狗是否还在，说起那棵枝叶蔽日的红柳，就像说他的初恋般难舍难离。电话的那头，李治国的眼里肯定雾气蒙蒙。我想不明白，性情豪爽的他为何突然间问起儿女情长？

是否往事都如美酒，需要时光的沉淀和情感的酿就，才能散发醉人的芬芳？是否世界上所有的爱，注定要历经千回百转，几番感恩，才会通彻血脉及肺腑？那么说来，我与三个泉丝丝缕缕剪不断的情愫也是如此吧。

适逢小长假，我再次回到三个泉，惊喜地发现营区面貌焕然一新。连队官兵利用课余时间，在泉眼下游挖了两个湖。微风吹起，湖面泛起阵阵涟漪，湖边的芦苇沙沙作响。指导员穆涛告诉我，湖中放养的鱼，最大的有2公斤左右。逢上节假日，一场别开生面的钓鱼比赛拉开了帷幕，既丰富了官兵文化生活，又为饭桌上增添了一道美味佳肴。

顺着穆指导员手指的方向，我看到了一片绿油油的菜地和两座温室大棚。为解决吃菜难的问题，官兵开槽挖渠引来清泉，又从百里之外的冬牧场拉来羊粪，开垦了这片菜地，建起了蔬菜大棚。如今，萝卜长势喜人，番茄个个饱满，刚种上没几天的小白菜悄悄地探出了头。

“连队自种的蔬菜都是绿色食品，吃不完的就腌成咸菜，有的还运到了山下。”指导员讲这番话时，一名小战士正挑着剩菜剩饭从我们身边走过。这引起了我的好奇，便跟上去看个究竟。

于是，一片新天地展现在我的眼前：两溜马厩、羊圈、鸡鸭圈沿路边排开。看到美食来了，圈舍里的牲畜们热闹开来，羊叫、狗吠、鸡鸣、鸭嘎，汇成一曲边关交响乐。小战士此刻开始发号施令：“叫啥子呢，都有份！都有份！”我数了一下，羊5只、犬3只，鸡鸭鹅我数了半天也没有数清……

半夜，我辗转难眠，走出房间。一轮圆月挂在远处的哨楼旁，月光如水，照得营房影影绰绰。顶着边关明月，我爬上高高的山岗，俯瞰营院。三个泉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哨所，而是一座盛纳了青春与梦想的家园，一个走到天涯海角也会时时梦回的故乡。我想，许许多多三个泉生活过的战友，在回忆和讲述时肯定也同我一样，告诉你一个梦境般的三个泉。



文学 作品

第5960期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因为长年与毫耋老兵打交道，孙嘉悱说话嗓门洪亮，表情和手势很丰富，高高的马尾辫伴随着抑扬顿挫的语调上下跃动。她不施脂粉，素面朝天。风吹日晒和四处奔波，使她的皮肤微黑，几根白发悄然探出。

走近她，听她讲述走过千山万水为烈士寻亲的故事，我发现，在那朴实的外表下，她的真挚、纯粹和善良是如此的生动。

—

在全国最美拥军人物颁奖典礼的前一天，我一直在等孙嘉悱的电话。不久前，她答应接受我的采访。我左等右等，她一直没有出现。直到傍晚打开她的朋友圈，我才圈定了她的位置：烟台。

第二天，在典礼现场，我终于见到了孙嘉悱。

“我去了烟台看爷爷。”孙嘉悱冲着我粲然一笑。

见我一头雾水，她解释说：“不是我亲爷爷，但是他待我和亲孙女一样。”4年前，她前往烟台看望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结识了95岁的志愿军老战士董兹臣。

孙嘉悱在手机上翻出一张合影给我看，在天福山起义纪念馆里，一名穿着灰色旧军装的老战士坐在轮椅上，孙嘉悱站在他身后，把脑袋依偎在老人肩头，愉悦而亲近。

孙嘉悱说：“爷爷一直想看看我外公和孩子，这一次，我们是全家一起去的。4年前我们的那张合影，放大后装进了相框，就挂在他床头的墙壁上。”

孙嘉悱生长在一个军人家庭，外公是抗美援朝志愿军老兵，爷爷参加过抗日战争，父亲曾是一名海军战士。2008年，她参加了一个关爱抗战老兵的志愿服务团队，任务是给老兵洗手，拓下他们的手印。

“当我握住一双双枯树杈一般的手时，突然有了不一样的感觉。这是我从未接触过的手，厚厚的老茧、深刻的皱纹、变形的手指、残缺的指掌……我意识到，我握住的是一段即将隐入烟尘的历史，如果不把它留住，会成为永远的遗憾。”

回到家，孙嘉悱径直奔向老屋二楼。她记得小时候，衣柜里藏有一个铁盒，里面装着几枚锈迹斑斑的勋章和两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是她从未真正见过的外公。

铁盒终究没有找到，她依然若失。在家人的记忆里，外公很喜欢讲述抗美援朝战场上的往事，但他们几乎记不起更多的细节，包括外公生前的部队、经历过的战役。

“他是什么样的人？他身上有多少故事？”孙嘉悱加入许多老兵群，一进群就问：“从宁波出发到朝鲜的，是哪一支部队？”

“那时我才知道，有这么一群烈士，他们的故事还没有人知道；也有这么一群人，他们还在寻找自己的烈士亲人。”此后，孙嘉悱不再执着于追寻外公的故事，转而开始为更多烈士寻找亲人。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太空上有个家

顾中华

汗水 腾起波浪
头发 凝结霜雪
深邃的太空
绽放绚丽的梦想
千年的时光 铺成天路
一串璀璨足迹
向着银河飞翔

也许 太空上的家
是个需要重新定义的名词
储蓄水 空气清新
长着翅膀 一直在旋转
闪亮 闪烁
或者直接叫做星辰
有家人 彼此温暖
是战友 并肩战斗
此刻 蓝色的星球在窗外
祖国在你们的心中

轨道弯曲 星光环绕
夜与昼
如钢琴快速按下的黑白键
宇宙的乐曲 急促而热烈
旋律不停 梦就会一直在飞

这里培育的苹果
向着未来 不知会砸中谁的思想
更多的奥秘 迎刃而解

追寻

吕高排

行动在悄无声息中展开。为了不影响工作，她化名“嘉义”，把许多周末拿出来，全身心扑在为烈士寻亲上。一位好友被她的故事感动，写了一篇《是什么让一位年轻女孩天天朝墓地跑》的稿件，在宁波镇海区电台播出了。

2019年7月，海曙区团委书记林锦找到她：“到团委志愿者协会来吧，工资虽然不高，但是可以让你心无旁骛为烈士寻亲。”

没有丝毫犹豫，孙嘉悱满口答应：“终于走上正道了。”

二

在志愿军家属微信群里，孙嘉悱认识了黄军平，一位普普通通的陕西农民。黄军平曾辗转前往朝鲜，去寻找大伯黄建国的安葬地，可惜未能如愿。但他从朝鲜带回一批烈士名字，没有人知道这些烈士的籍贯，也寻不到他们的亲人。他把自己的遗憾和思念压在心底，转而帮助更多的志愿军烈士寻亲。

“黄叔，资料也给我一份。”孙嘉悱觉得自己责无旁贷，她花了几天时间整理出近千份志愿军烈士资料。看着这些琐碎庞杂的信息，她决定寻找帮手。2017年的一天，她在仅有3万粉丝的微博发出“我为烈士来寻亲”的话题。

“这难道不是国家的事情吗？”“你一个小姑娘能干什么？”“是不是骗子？”微博留言处，一条又一条质疑的声音，让孙嘉悱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年轻人不理解，说明这是一块处女地，我先耕耘，吸引更多人一起播种。”渐渐地，越来越多人加入“我为烈士来寻亲”志愿服务队。

孙嘉悱的微博火了，很多人联系她，希望前往朝鲜祭奠亲人或寻找亲人安葬地。2018年4月，孙嘉悱等志愿者陪同60多位烈士奔赴朝鲜，去完成一个个家庭半个多世纪未了的心愿。

到达朝鲜后，他们马不停蹄地在松仓、安州、开城等地烈士陵园奔波，寻找一个个为国捐躯的名字。回程时，孙嘉悱的肩上多了一个沉甸甸的背包，里面装着辗转几个烈士陵园挖来的泥土。她第一次买了头等舱机票，把一袋子黄土抱在双腿上。“老英雄，咱们现在已经进入中国的领空了……咱们现在正在

穿越长江……您看到今天中国的盛世繁华了吗？”

回到家，孙嘉悱精心挑选了48个小盒子，将这些烈士鲜血染过的土块均匀分开，装好，贴上国旗，分寄给全国各地的烈士亲属。有的烈属做了满桌子菜，把那一抔土供在桌子正中央：“我们的亲人‘回家’了！”

这一次朝鲜行，大多数烈属找到了自己的亲人，来自南京的陈传文老人心中却空落落的。1952年，陈老的父亲陈士成在朝鲜战场上开着运输车引开敌人的轰炸机，壮烈牺牲，部队寄来的信里没有准确安葬信息。走了好几个烈士陵园后，陈老情绪有些失控，他用拐杖敲击着地面喊：“老爸，我跟您的儿媳董良英来了！让我们到哪儿找您？”孙嘉悱听了，很不是滋味，立即上前扶住陈老说：“您别急，我们一定能找到他。”

年复一年，孙嘉悱从未忘记自己的诺言。从一位在朝鲜经商的志愿者发来的朝鲜烈士陵园照片中，孙嘉悱发现一位烈士叫“陈世成”，她反反复复看着这个名字，和几位专家共同研判，确定为“陈士成”的误写。欣喜万分的孙嘉悱专程赶到陈传文老人家中，将陈士成烈士所在陵园的照片送给他，还拿出一张朝鲜地图，把位置圈出来给陈老看。陈老哭得像个孩子：“有生之年，就算坐轮椅也一定要去见一次爸爸。”

几次寻亲成功，让孙嘉悱走上替更多烈士寻亲的道路。每次祭奠完烈士，她都不忘将一座座墓碑用相机拍下来，回家后在中英英烈网查找相关信息，补全后再发到微博上，帮助一位位烈士早日“回家”。

三

全国最美拥军人物颁奖典礼录制刚刚结束，孙嘉悱便不见了踪影。一问，才知道她去了北京的志愿军老兵黄土堡家。

“也是一个承诺。”再一次见到孙嘉悱时，她有点不好意思地挠挠头：“爷爷看到我们来了特别开心，泡了最好的茶，又讲起他的老部队在上甘岭战役中的故事。”

寻找逝去的，探望健在的。我看了看孙嘉悱的行动计划，济南、临沂、烟台、沈阳、丹东、锦州……突然理解了她的想法。

来自退役军人事务部的信息显示，目前全国有名可考的烈士约196万名，其中有明确安葬地的仅55.9万名。“烈士也怕孤单，我们得加快速度，让更多安葬地信息不详的烈士尽快和家人‘团聚’。健在老兵的数量一天天在减少，记忆力逐渐在减弱。”正是这种紧迫感，让孙嘉悱每天和时间进行赛跑。

值得欣慰的是，“我为烈士来寻亲”志愿服务队已有400余名队员，足迹遍布7个国家和国内25个省区的712座陵园。

“不少好心人想要给我捐款，我谢绝了。”孙嘉悱说，“抗美援朝老兵付出生命也没有要求回报，我也不需要。”她的开支，除了极少部分报销，多数都是自费。“为烈士做事，讲的就是个纯粹，不管什么时候，我都不会以烈士的名义赚取流量，这是对烈士最大的尊重。”



吉祥苗寨(中国画)

刘丽作